



论 21 世纪日本共产党外交政策及对华政策展望

朱旭旭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2488)

摘要: 日本共产党作为日本政坛上重要的在野党,善于继承马克思主义自主和平的国际政策和独立自主的党际关系原则,注重构建对等平等的国际关系,扩大党际交往的对象和范围,并通过创新外交政策影响日本右翼政党的外交工作,不断开辟在野党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日本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内人数最多的非执政共产党,加强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的合作与交流,对推动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结合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原则和时代任务,分析 21 世纪以来其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未来发展动向,对正确把握中日两国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日本共产党;在野党外交政策;对华政策;党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 D1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0) 02-0066-09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Japan in the 21st century and its prospect for China policy

ZHU Xuxu

(Academy of Marxism,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opposition party in Japan's political arena,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od at inherit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of independent peace of Marx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inter-party relations, focusing on building equal and equ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anding the object and scope of inter-party exchanges, and influencing the diplomatic work of Japanese rights party through innovative foreign policy, and constantly opening up a new situation in the foreign work of opposition parties.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he largest non-ruling communist party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world socialist movement in the 21st century. Combining with the diplomatic principles and tasks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foreign policies since the 21st century, and on this basis it looks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inter-party relationship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mmunist par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correctly grasping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foreign policy of the opposition; China policy; inter-party relationship

收稿日期: 2019-04-0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7-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KS084)

作者简介: 朱旭旭(1988—),男,河南开封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式社会主义方面的研究。

日本共产党(简称“日共”)积极追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时俱进地制定国际政策和发展党际关系,致力于为推动亚洲与世界和平、社会进步而努力工作。而且,日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国际局来处理与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与别的国家的关系,国际局的成立对推动其外交政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自1998年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与日共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党的党际关系在曲折中前进。研究日共的在野党外交政策变化,是进一步巩固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要求。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日本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关于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研究成果则相对比较少。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日共的外交政策。曹天禄^[1]论述了日共在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日共开展对外交往具有重要意义。二是新时期日共外交政策的变化。钟放^[2]分析了冷战以后日共外交政策的变化原因、理论政策及其效果等,但是日共外交政策的创新依然改变不了自身在日本政坛中的地位。三是中日两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变化。熊丰^[3]梳理了两党党际关系演变的历史脉络、变化原因、经验教训等,并指出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缓和的重要意义。四是日本国内对日共外交政策的研究。日本国内主要有以不破哲三^[4]为首的理论家,以国际局势为研究依据、以民族利益为导向,推动日共外交政策的创新和发展,努力为日本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然而,在右翼政治生态环境中,日本学界对日共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当前学界对日共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远不能满足深化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增进团结合作的需要,亟待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来指导两党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由于日本受美国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的不正当干预,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活动变幻莫测,也直接影响到日共作为在野党对华的外交政策。以日共外交原则为基础,研究21世纪以来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的新变化,重点阐释其外交政策的继承性与发展性,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发展新态势,以期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贡献智慧和力量。同时,以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为研究视角,审视两党党际关系发展动向,洞察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并为两国和平友好发展提供参考。

一、21世纪以来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政策的继承性

日共自1922年成立到日共七大召开前,一直追随、支持和服从苏联的决议,奉行拿来主义的外交政策,给自身发展带来惨痛教训。二战以后,日共获得了合法地位,并在日本对美从属的国际环境下以在野党身份积极开展政治活动。1958年7月,日共七大召开,日共开始探索摆脱大党和大国干预,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1973年7月,日共十二大通过《关于民主联合政府纲领的提案》^[5],要求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政策立足点,要求不区分社会制度的差别,积极同一切民族、一切国家发展和平友好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共又将反对核武器作为加强党际合作的重要原则。苏东剧变后,日共不断调整外交政策,提出“尊重民族自由”^[6]的外交政策,以适应国内外环境,拓宽党际交往空间。21世纪以来,日本对美从属的国际地位依然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研究日共对外政策的一贯性和继承性,为认识新时期日共外交政策的新变化提供理论依据。

(一)以自主和平为国际交往准则,推动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

二战后,日本成为美国的从属国,美国开始强行对日本推行民主化改革。但是,作为工人阶级政党和在野党的日共,极力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坚决要求摆脱美国从属地位,站在独立、自主、和平的立场上处理国际问题,努力开辟日本独立自主发展的新道路。日共希望世界各国及其政党“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构建和平的国际秩序,建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以及不同价值观的民族之间的对话与共存关系”^[7],开创世界和平发展新局面,营造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

21世纪以来,日共始终坚持贯彻国际政策和党际交往原则,积极发挥在野党的优势作用,不断加强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政党的友好关系。2004年,日共修订《日本共产党纲领》时指出:“日共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恐怖主义、反对核武器,督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要求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人道主义的国际援助,着力增强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价值观民族间的和平共存等”^[8],为构建和平稳定的世界发展环境而努力奋斗。日本共产党在制定国际政策和发展党际关系的过程中,坚持继承和发展热

爱和平的基本原则,独立自主的发展与外国政党的党际关系,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做出重要贡献。

1. 坚决摆脱美国从属地位,开辟日本独立发展的新道路

日共明确指:“美日关系绝不是对等、平等的同盟关系,而是日本对美国的从属关系”^[8]。美国的行为已经践踏了日本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必须要制止美国的非法干预行为。废除《日美安保条约》、撤回美国的军队和军事基地、排除美国对日本经济的不正当干预、签订对等平等立场上的美日友好条约,成为新时期日共对美国交往的基本准则。2004年,日共二十三大指出,“打破日本对美从属体制,是21世纪日本面临的重大课题。不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话,日本没有资格在世界上谈论政治。”^[9]而且,日共积极揭露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军事霸权主义行为,揭露美国把跨国大企业利益放在首位的全球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批判美国扰乱世界和平发展秩序的行为。日共明确指出:只有废除日美安保条约,签订真正平等的日美友好条约,才能获得真正的友情,为日美平等发展扫除障碍。

21世纪以来,日共“改变了从前‘一刀切’把美国视为敌人和把打倒美帝国主义作为口号的做法,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提出要与美国建立真正的平等友好的关系”^[10]。结合日本国情,日共提出坚决摆脱对美从属地位,以独立、自主、平等的国家交往原则开展和平外交,构建起与美国平等的新型美日关系格局,追求日本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日共要求摆脱日本对美从属、追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外交原则,对于引导国民认清日美关系实质,团结国民共同追求日美平等的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2. 以和平发展原则解决国际问题,努力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

21世纪以来,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共积极针对国际热点问题表明自己以一贯之的态度和立场,寻找对自身、国家和世界有利的解决办法,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特别是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制造的世界性难题,日共作为在野党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并能够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提出解决对策,在国际社会树立了良好的政党形象。

第一,关于军事战争问题。日共认为“世界各地军事封锁体制强化、以武力优先原则解决纠纷,是造成紧张氛围、威胁和平的关键因素”^[8]。针对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日共认为是美国在全球推行军

事霸权主义而导致,号召世界各国人民督促美国发生根本转变。针对安倍政府军事扩张,日共迫切要求日本政府“以和平宪法第九条为基准,制定东北亚和平团结构想,决不允许制造在海外战争的国家”^[11],有效推动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

第二,关于核武器问题。“反核反战成为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政治符号,也是日共在国内外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载体。”^[12]日共在《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中积极倡导“不持有、不参与、不制造”^[6]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日共“要求尽快启动消灭核武器的国际谈判、摆脱核抑制论、扩大废除核武器的舆论”^[13],尽快进入无核化世界。日共二十七大指出,作为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战争轰炸国家的政党,日共始终追求无核化世界建设目标,“希望世界各国尽快通过国际协商来推行禁止核武器条约”^[14],解除核武器对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构成的威胁。针对威胁世界和平的朝鲜核试验问题,日共主张“坚持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运用和平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15]等两项基本原则,督促朝鲜放弃核试验。

第三,关于恐怖组织问题。日共认为战争不能消除恐怖组织,只会导致恐怖活动陷入恶性循环;非军事的政治和外交手段,是应对恐怖主义的智慧和力量。因此,日共要求从“遵照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禁止恐怖组织的资金、人力、武器流动;消除贫困和贫富差距、民族和宗教歧视等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解决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混乱状态,谋求地区和平与稳定;加强对叙利亚难民和国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16]等方面着手,倡导国际社会团结一致,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存在的基础。

第四,关于国际经济问题。日共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殖民掠夺政策,导致世界上十多亿人因贫穷而陷入文化素质低、营养不良、饥饿等困境。日共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殖民主义政策,要求彻底解决“南北问题”。而且,为保护全球资源,日共要求限制跨国大企业利润第一主义的不负责任行为,强烈要求尊重各国经济主权、食品主权,制定平等互利的投资和贸易规则,构建对等、平等、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

和平发展是日共处理国际问题的重要原则。针对战争、核武器、恐怖组织和国际经济问题等国际性难题,日共能够站在世界人民的立场上,从全球发展角度提出科学解决对策,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良好的政党形象。2012年,日共提出以“废除日美安保条

约”为目标的“外交蓝图”，要求日本政府“深刻认识到日本扩军及其恶性循环、处理中日和中美关系时要放弃军事力量对抗和进行裁军、以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为外交依据彻底解决领土争端、解决历史问题”^[17]，为日本正确开展外交活动提供理论支撑。

(二)坚持党际交往“三原则”，发展国际政党友好关系

在党际交往中，日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三原则，积极构建与世界各国政党之间的友好关系，不断开拓党际交往新空间。二战以后，日共确立以亚洲为中心的政党外交任务，超出只与共产党交往的界限，努力开展与世界各国政治立场和理论不同的政党交往，寻求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广泛交流与合作。2004年，日共提出“把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和平国际秩序、公平公正国际经济秩序为目标，谋求不同价值观的各种文明之间对话与共存，作为对外交往的‘世界公理’”^[9]，积极开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2014年日共二十六次召开，日共强调“以党纲为基础，遵守国际宪法基础上的和平国际秩序，创造无核化世界，在反省侵略战争和殖民地战争基础上建立真正友好关系，构建尊重各国经济主权的民主国际经济秩序，确立不同文明对话与共存关系。”^[18]在此之后，日共转变以亚洲为中心的党际交往工作重心，转向学习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把加强与欧洲各国政党交流合作作为当前党际外交的着力点，为创新日本社会主义道路凝聚智慧和力量。在此基础上，日共已经构建起涵盖亚、非、拉和欧洲国家的党际外交新格局。同时，日共政党交往重心向欧洲转移，大大减弱了它与中共交往的动力，这也导致了两党关系趋向平淡。

(三)承认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督促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恶

二战中，日共在国内外积极宣传反对战争的思想，并派出日本八路军远赴中国参加反侵略战争。二战以后，日共认为日本在二战中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亚洲以及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伤害。日共引导社会舆论督促日本政府对战争罪恶进行深刻反省，并要求日本政府承担相应的责任。日共党纲中明确记载，德日意三国推行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夺去两千万亚洲人民和超过三百万日本国民的生命，并表达日本国民走和平民主发展道路的迫切愿望。

21世纪以来，日共要求日本政府“对过去发动

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并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友好交流，”^[8]并把其作为日本展开和平外交的基点。这充分展现出日共对侵略战争的正确态度，赢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誉。2018年8月15日，安倍首相发表战后七十年对内阁总理大臣谈话。日共对安倍政权伪造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行为进行强烈批判，要求日本政府“以《波茨坦公告》为基本依据，勇于承认日本侵略战争行为，承担慰安妇违法行为的责任，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在继承‘村山谈话’、‘河野谈话’基础上，认真反省自己的错误行为”。^[19]而且，日共明确指出，“真正的爱国者是可以正确面对本国的错误历史，并将这一教训运用到未来的人。”^[20]针对侵略战争和殖民掠夺的历史，日共一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勇于揭露和抵制日本政府美化和正当化侵略战争的行为，积极督促日本右翼势力认识和反省战争的罪恶，为其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党际交往奠定重要基础。

(四)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解决领国争端，损害相关国家利益与人民感情

对于和本国利益无关的国际争端问题，日共能够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发表自己看法、提供解决对策，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促进国际争端问题和平解决。然而，在处理本民族有关的各种争端问题时，日共明显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自觉站在对本国有利的立场上解决问题，这成为日共深化与亚洲各国政党交往的最大障碍。

一是针对中日之间钓鱼岛问题。日共认为：“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钓鱼岛都是日本国土，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21]1895年1月，日本已经宣布了钓鱼岛领属问题，日共认为：“这符合国际法无领土地先占有原则。”^[22]日共强调：“中国无法证明钓鱼岛是其固有领土，也没有实际统治证明，‘中国固有领土论’不成立；并且，在1895年到1970年的75年中，中国从未质疑和抗议日本对钓鱼岛的主权，现在将钓鱼岛默认为自己领土不符合国际法。”^[23]

二是针对日韩之间独岛问题。日共认为：自古以来日韩两国的文献中都未记载过独岛，独岛一直是没有被确认过主权的无人岛。根据在独岛捕鱼的中井养三郎要求，日本政府于1905年将该岛编入岛根县。战后的《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年)，也没有将竹岛包括在日本对朝鲜放弃的岛屿中。“无论从历史上，还是国际法上，日本对独岛的拥有权的主张都有明确根据。”^[24]因此，日共认为独岛主权问题毫

无争议,属于日本领土。

三是针对俄日之间千岛群岛问题。日共指出:日俄1875年缔结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规定,整个千岛群岛都是日本的;二战后,苏联违反“不扩大领土”原则,强行占领千岛群岛;同时,齿舞、色丹不是千岛群岛的一部分,而是北海道的一部分,应该立即返还给日本。日共还提议,“以战后处理不公平为前提,不拘泥于放弃千岛列岛条款,要积极开展返还全千岛的交涉。”^[25]日共认为:择捉岛、国后岛的南千岛自不必说,整个千岛群岛都是日本领土。

在对待与本国有关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共一贯认为,“在对过去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无论哪一个问题都能够打开合理的解决之路”^[26],完全没有认识到领土争端问题的本质。无论是钓鱼岛、独岛,还是千岛群岛,都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矿产资源和鱼类资源。再加上对所属岛屿的12海里治海权和200海里领海权,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日本是一个岛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面临着严峻的发展瓶颈问题。针对相关争端问题,日共一贯坚持站在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在国内外宣传中也总是宣传对本国有利的条款,从未提及和宣传对相关国家有利的条款。日共的这一行为完全忽视公平、公正的问题,表现出明显的民族狭隘主义,直接伤害与亚洲邻国人民的感情,更影响到自身在亚洲的党际交往与合作。

二、21世纪以来日本共产党在野党外交政策的发展性

21世纪以来,日共作为在野党通过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以应对国内外的挑战和任务。日共认为,“要求废除日美安保条约和美国在日的军事基地,实现日本真正独立的发展道路;停止驻日美军的横行霸道,呼吁亚洲和世界为建设自主、自立的外交而努力。”^[27]如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面临着发展困境。日共在加强与亚洲政党交往的基础上,开始向欧洲国家学习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并且,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原则基础上,日共更加注重扩大外交的对象和范围,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政党的友好关系。

(一)迫切要求摆脱对美从属地位,积极构建对等平等的日本外交新蓝图

新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不断凸显,日本也成为美国转嫁灾难的重要场所。而且,日本对外交往,常常受到美国的干扰。日共明确指出,“日本与

美国的关系绝不是对等、平等的同盟关系,日本处于极为异常的对美从属状态。美国对日本统治是为其世界战略和垄断资本主义利益服务的,具有践踏日本主权和独立的帝国主义性质。”^[8]因此,日共要求废弃日美安保条约、撤回在日本的美军及军事基地,以对等和平等立场为基础签订日美友好条约。在经济方面,日共坚决不允许美国不当干预,确立包括金融、外汇、贸易在内的所有领域的自主性。而且,日共强调,恢复主权后,日本不参加任何军事同盟会议,建立与所有国家和平、中立、非同盟的国际关系。在自卫队方面,停止海外派兵立法,采取裁军措施。因此,日共要求摆脱对美从属地位的愿望强烈,要求构建起独立、自主、对等、平等的和平外交新蓝图,为21世纪的日本外交活动指出新的方向。

(二)党际交往由亚洲为中心转向欧洲,学习欧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日共坚持共产主义的外交原则,不断与世界各国政党的交流。日共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同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和中东等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广泛交流。而且,日共多次参加亚洲政党会议,构建起同中国、印度、越南、老挝等亚洲国家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凸显出“以亚洲为中心舞台”^[14]的对外交往特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失业、贫困、经济不景气和贫富差距拉大等难题。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国家的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主张实施紧缩政策、联合工人阶级政党引导市民运动,在选举中相继获得胜利和跃进发展。这与日共所追求的缩小贫富差距、消除贫困、追求和平的目标要求相一致,也与日共追求更多议席数量的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日共提出,“在欧美引发关注社会变革运动的基础上,要彻底加强与欧美进步势力的交流与联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交流学习教训,对于丰富发展日本的社会变革运动和发展世界进步运动都具有重大意义。”^[14]因此,日共着力加强与法国、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捷克等欧洲左翼党的交流与合作,寻求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直接促使其外交由以亚洲为中心向以欧洲为中心转变。

(三)扩大政党交往对象和范围,增强意识形态包容性

日共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始终使用“日本共产党”这个名字,可以看出其在国内一直是意识形态鲜明的政党。1999年日共提出,“与各种政治、理论立场不同的各国政党的交流、友

好、合作是理所当然的方向，这在今后的党外交活动中将占更大比重。”^[28]21世纪以来，日本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日共在寻求对外交往中不断增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勇于超越原来仅与共产党交往的范围，积极赢得与世界各国政府与政党的党际外交。《日本共产党纲领》指出，“以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确立不同价值观的各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共存关系全力以赴。”^[8]在第三届亚洲政党会议中，日共尊重《北京宣言》关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不能妨碍亚洲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坚持求同存异的基础上，通过对话与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可以采取暂时搁置争议的办法，不能影响双方正常关系的发展”^[29]的要求，积极发展与亚洲、世界各国政党的友好关系。并且，在不同文明的对话与共存的立场上，日共提出加强与伊斯兰世界的交流，继续扩大与亚非拉各国政党的交流与合作。因此，21世纪以来，日共明显扩大对外交往的方位与对象，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以寻求更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四）倡导团结合作解决世界性难题，共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

日共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将废除核武器作为紧急课题来解决，确立各国经济主权以及建立在平等、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立场”^[30]是国际交往的“世界公理”。日共作为受过核武器伤害国家的政党，始终铭记核武器的危害。近年来，日共更加积极“推进废除核武器的国际交涉、极力摆脱‘核抑制论’”^[13]，为构建“无核化世界”而加强国际交流。针对朝鲜核试验，及时提出“东北亚和平建设构想”，以和平解决朝鲜核试验问题、维护亚洲安全。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日共提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权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在公正、民主、对等、平等、互惠的基础上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有效应对大国推行经济霸权主义带来的危害。针对全球变暖问题，日共提出在“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承担责任原则”基础上，发达国家勇于承担历史责任，发展中国家也要积极面对这一人类共同课题。并且，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课题，日共要求世界各国需要从“铲除国际恐怖主义、减少贫困、支援难民、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应对气候变化”^[14]等五个方面着手，用和平的手段彻底解决世界性难题。针对世界性难题，日共积极主张通过世界各国协商以达到全球范围内合作的目的，号召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应对和解决人类发展面

临的共同难题，积极为构建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而努力贡献智慧和力量。

21世纪以来，日共根据日本发展的需要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在继承追求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基础上，积极推进日本构建新型外交格局，力求为日本执政党破解当前外交困境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面对新世纪的新挑战，日共充分彰显出在野党外交政策的策略灵活性。日共要求加快摆脱日本对美从属地位，构建日美对等平等的外交蓝图，督促日本政府摆脱美国的不利影响，对日本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启示。为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对工人阶级的不利影响，日共提出向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学习的外交新动向，以赢得更多议席、增强在国会中的影响力，有效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赢得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日共积极淡化意识形态，努力扩大对外交往的对象与范围，对增强日共的世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面对世界性难题，日共也主动站在全人类的高度提出解决对策，积极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新秩序。日共作为在野党进行外交政策的创新和发展，对日本执政党调整外交政策、构建与世界各国新型政党关系提供经验。并且，日共外交政策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日本外交政策的新动向，对正确认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启示。

三、日共外交政策视域下对华政策的前景展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也愿意在尊重日共国际政策和党际交往原则的基础上，寻求两党之间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梳理两党的交往史可以明显发现：日共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积极营造亚洲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外交理念，一直得到中共的支持和认可。同时，中共也以积极的姿态愿意加强与日共的交流与合作。21世纪以来，中共和日共两党之间在国际政治中有共同的立场，理论界交流不断加深，日共“积极评价中国在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方面的努力，更加重视中国领导层对于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诚恳度和认真度”^[31]，为确保两党关系正常发展奠定基础。然而，由于日共对领土争端问题的立场、外交政策的转变，以及对中共的误解，给两党友好关系带来一定障碍，也直接影响两党党际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

（一）世界社会主义曲折发展，构成两党深化合作的现实需要

苏东剧变以后，“社会主义灭亡论”的论调在世

界上广泛流传,使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冲击。面对这一挑战,世界各国共产党开启了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新征程。中共作为世界上共产党党员人数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民族化,为世界各国工人阶级政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日共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党员人数最多的在野党,也在积极探索日本式社会主义发展道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工人失业、贫富差距拉大等成为世界性难题。然而,中国经济依然能够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给世界各国带来重要启示。

2009年日共主席不破哲三从“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动力、社会主义视野的经济成果、中国经济的和平繁荣论、社会主义的企业形态、资本主义的罪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比”^[32]六个方面论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对深化两党合作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中共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给世界各国共产党正确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借鉴。日本国内工人阶级面临的失业、贫富差距等严峻挑战,以及日本式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面临的困境,要求日共必须加强与世界各国工人党的合作。因此,面对世界性的挑战,中共与日共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已经成为深化两党合作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要求。

(二)外交政策具有内在一致性,奠定两党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1996年,日共在《自由与民主主义宣言》中提出,“尊重民族自由是日本构建自由发展与完全平等国际关系的基础”^[6],这表明日共是热爱和平的政党。1998年日共与中共实现两党关系正常化,两党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尊重共同的党际交往原则,致力于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与社会进步。2004年,日共提出包括反省侵略战争、拥护联合国宪法、和平解决纠纷等和平外交的“八个基本点”^[8],这与中共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具有内在一致性。日共提出,即使对中日两国间有争议的问题,也应该通过外交途径协商和平解决。中共也愿意寻求进一步解决争端问题的方法,进而达成共识。因此,两党外交政策的内在一致性,构成两党长期合作交流的理论基础。

(三)理论交流增进思想共识,开创两党长期友好发展新领域

日共与中共都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都属于工人阶级政党,这成为两党共同的思想基础。近年来,虽然两党党际关系曲折发展,但是理论界交流不断加强。2005年中共代表团访日,与日共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关议题,2006年日共国际会议理论部代表团访华,不断增进两党之间的理论交流。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打击,唯独社会主义中国保持稳定发展,也掀起世界各国学术界、理论界研究中国和中国模式的热潮。在这个大环境下,日共与中共之间理论交流进一步加强。日共理论界也开始关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党之间在党的建设、治国治党、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2011年,日共理论家、前主席不破哲三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学术报告。关于两党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陆续出版,对于广大国民认识和理解两党党际关系提供载体。随着形势发展,两党的思想文化交流会进一步加强,思想共识也会逐步增多,必将推动两党党际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然而,在中日两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现实挑战,对于深化两党党际关系极为不利。日共对钓鱼岛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的利益、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已经成为两党关系不可逾越的鸿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和欧洲都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这使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日共与欧洲左翼政党产生共鸣。日共二十大以后,日共开始把党际交往的重点转向欧洲,致力于加强与欧洲各政党的交流与合作,一定程度上造成日共与中共两党党际交往的动力减弱。并且,日共二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在领土争端问题、废除核武器问题等方面,表现出“新大国主义”“霸权主义”等,“并警告中国如果再犯这样重大错误的话,就有彻底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33]从这些角度来看,日共对中国的态度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直接增加了扭转两党党际关系的难度。

四、结 语

自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两党关系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动向。研究21世纪以来的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及其对华政策的展望,构成研究中日关系的新视角,对认

识新时期中日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日共在坚持自身在野党外交政策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新时期的外交政策,积极推动日本构建新型外交格局,积极为日本持续健康发展、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当前,由于日共党际交往的重心转向欧洲。再加上,日共对中日之间的领土争端的立场问题,以及日共对中共的误解没有消除等,直接减弱了日共与中共深入交往的动力,也严重阻碍了两党党际关系的友好发展,这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是重大的损失。面对两党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明确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深刻认识 21 世纪以来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的着力点和新动向,是深化中日两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增进中日关系友好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现实需要。

日共是中日两国外交的媒介和桥梁,以两党党际关系为抓手,寻找中日两国关系深化发展的突破口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根据两党党际关系发展的实践经验,双方互相尊重对外政策和党际交往原则,是保持两国关系健康持续发展的行动纲领。在此基础上,增强政治互信、增进经济合作、加强理论交流,也成为新时期中日两国外交关系中新的突破点。

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创新具体的外交政策,也是增强中日关系的重要动力。而且,日共是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人数最多的非执政党,中共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数最多的执政党,在尊重日共在野党外交政策的基础上增强中日两国共产党深化交流与合作的动力,能够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注入巨大活力,为进一步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 曹天禄.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2003:68.
- [2] 钟放.论日本共产党的在野党外交[J].日本学论坛,2007(1):69-73.
- [3] 熊丰.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关系的演变[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5(1):10-12.
- [4] 不破哲三.日本外交のゆきづまりをどう打開するか[N].しんぶん赤旗,2005-05-17(01).
- [5] 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编.日本共产党的六十年[M].段元培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380-386.
- [6] 自由と民主主義の宣言[EB/OL].(1996-07-13)[2019-05-17].https://www.jcp.or.jp/web_jcp/1996/07/1996713.html.
- [7]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一回大会第五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

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02-12-05(01).

- [8] 日本共产党綱領[N].しんぶん赤旗,2004-01-18(01).
- [9]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三回大会決議[N].しんぶん赤旗,2004-01-18(01).
- [10] 刘宁宁,曹珊珊.21 世纪日本共产党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新变化[N].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42-48.
- [11] 安倍政権の暴走ストップ!国民の声が生きる新しい政治を:日本共産党の総選挙政策[EB/OL].(2014-11-26)[2019-05-17].https://www.jcp.or.jp/web_policy/2014/11/post-625.html.
- [12] 代金平,钟连发.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共产党反核和平政策的影响与原因探析[N].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3):137-142.
- [13]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五回大会決議[N].しんぶん赤旗,2010-01-16(01).
- [14]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七回大会決議[N].しんぶん赤旗,2017-01-18(01).
- [15] 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とはどんな党か[M].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07:165.
- [16]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六回大会第五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16-04-12(01).
- [17] 志位和夫.全国活動者会議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EB/OL].(2012-05-24)[2019-05-17].http://www.jcp.or.jp/web_jcp/html/2012-zenkatsu/20120524-shiihokoku.html.
- [18] 日本共产党第二十六回大会決議[N].しんぶん赤旗,2014-01-18(01).
- [19] 靖国参拜問題、安倍政権と「靖国史観」、「慰安婦」問題と「河野談話」[EB/OL].(2016-06-20)[2019-05-17].https://www.jcp.or.jp/web_policy/2016/06/2016-sanin-bunya40.html.
- [20] 全国都道府県委員長・地区委員長会議志位委員長の報告[EB/OL].(2019-01-15)[2019-05-17].https://www.jcp.or.jp/web_jcp/2019/01/post-79.html#_03.
- [21] 志位和夫.尖閣問題:冷静な外交交渉こそ唯一の解決の道[N].しんぶん赤旗,2012-10-07(01).
- [22] 志位和夫.尖閣諸島問題日本の領有は歴史的にも国際法上も正当[N].しんぶん赤旗,2010-10-04(01).
- [23] 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第 25 回大会第 5 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12-10-14(01).
- [24] 竹島の帰属が問題になっているわけは? [N].しんぶん赤旗,2002-07-17(01).
- [25] 日口領土問題と平和条約交渉について森・ブーチン

- 会談と「イルクーツク声明」は何を示したか[EB/OL].(2001-04-13)[2019-05-17].https://www.jcp.or.jp/web_policy/2001/04/post-296.html.
- [26] 志位和夫.本共産党第二十五回大会第五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12-10-14(01).
- [27] 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第二十二回大会第二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01-05-29(01).
- [28] 不破哲三.日本共産党第二十一回大会日本共産党第四回中央委員会総会不破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1999-06-10(01).
- [29] 第三回アジア政党国際会議「北京宣言」(全文)[N].しんぶん赤旗,2004-09-12(06).
- [30] 志位和夫.日本共産党第二十二回大会第五回中央委員会総会志位委員長の幹部会報告[N].しんぶん赤旗,2002-12-05(01).
- [31] 譚晓军.日本共产党如何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7):76-78.
- [32] 不破哲三.激動の世界はどこに向かうか:日中理論会談の報告[M].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9:239-244.
- [33] 曹天祿,羅如新.日本共产党第27次全国代表大会述评[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3):61-69.

(责任编辑:王艳娟)